

杨宜强=著

带着氧气上

路

青藏公路对于别人，可能只是一条路，对于我，却是一种方向。一个人在一条路上走久了，他的思绪必然会像路一样绵延悠长。我从最初的无知、懵懂走到如今，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全部抛洒在这条路上。

DAI ZHE YANG QI SHANG LU

杨宣强 著

着  
氧  
气  
上

路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带着氧气上路/杨宣强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0.5

ISBN 978-7-5033-2260-0

I.①带… II.①杨… III.①散文—中国—当代

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9634号

书 名:带着氧气上路

---

作 者:杨宣强

责任编辑:余天宝

装帧设计:熊 建

摄 影:邹小庆

责任校对:马 涛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wyck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32开

字 数:320千字

彩 页:32页

印 张:13

印 数:1-10000册

版 次: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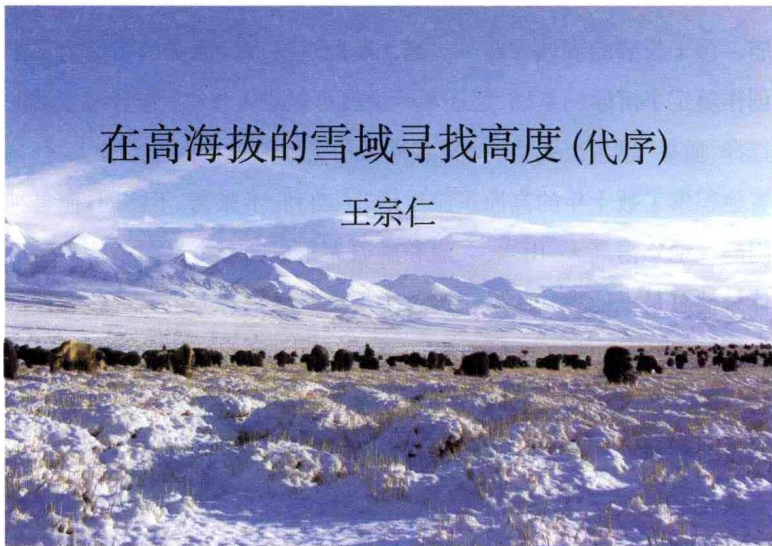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33-2260-0

定 价:2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在高海拔的雪域寻找高度(代序)

王宗仁



细读杨宣强的长卷散文《带着氧气上路》，为其展现出青藏高原足够的残酷性和丰富性而动容，那文字中透出的粗犷苍茫、纯朴热烈、孤独雄奇——如果单单是这样，我还不感到震动。最叫我感到满足和值得把这位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和他的文字推荐给更多读者的是，他总是站在海拔的最高度，行走在缺氧的最深处，打量近四千里青藏线。他捕捉到的是高原人、特别是高原军人与大众的心跳共振的生命气息，传递给我们的人性美集中表现在磨砺中的善良、坚毅中的真情。杨宣强用他自己二十多年的奋战高原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给每一个高原人和向往高原的人留下体味人生的回旋余地。

我始终认为，一个作者，进入他作品的素材应该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表现出丰富个性的生活，说穿了就是让人有新鲜感和惊愕感的生活。不能简单地说明拥有了生活就能构建出好的作品。就说青藏高原吧，任何一个人只要踏上这块土地就不会看不到气势磅礴的莽莽雪山，冷光闪耀的凝冻冰川，依山傍岭的藏式村舍，香烟缭绕的古刹寺

庙，合十长磕的虔诚香客……毫无疑问这些原汁原味的生活为文学创作奠定了沉厚的基础，但还不能说就可以进入作品。作者对生活的选择、质疑、思考至关重要。杨宣强脚踏实地地走在世界屋脊上，怀揣着他积累了数十年的高原军旅生活，不功利、不张扬、不雷同，而是神闲静气地感悟高天、山水、大漠和高原人组成的一个又一个特殊的群体。他总是以他独具的敏锐透过生活的表象抵达人生、生命、人性的最深处，发现平淡中的非凡，以文遣兴寄意，给人以躲闪不及的撞击感，愉悦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高海拔的雪域寻找需要心灵的高度”，他进一步陈述：“高海拔处的雪山净化着我越轨的邪念，冷却着我侥幸的梦想，高原是我心灵的故乡，是我情感的温床，是我灵魂的休憩处。”他这里所说的“净化”、“冷却”便是他的不少的散文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的诠释。

一个就要离开高原的老兵，临走时特意用军用挎包装了一捧泥土。他说要珍藏一辈子，要让那泥土的腥味、湿味、汗味永远熏陶他。杨宣强说这捧土的背后是无数年轻的生命永驻不醒。他写道：高原人最懂得爱和珍惜。在这个世界上，东西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也不会终生为谁所有，无论什么物质在谁手里都只是一个过客。东西始终静止着，而人却在旧貌换新颜地流动着。面对遗憾和苦难，他们一样热爱生命，一样深深眷恋这个世界，因为有遗憾，他们才追求完美；因为有苦难，他们更加珍惜这有限的年华。

高原泵站有个叫老曹的老兵，长得很丑，雪山把他的背压得似一张未拉的弓微弯着，紫黑的脸上皱纹像大山旷野里纵横交错的沟壑。老董当了15年兵，至今未婚，姑娘们在他身边总是稍纵即逝。她们爱好男人的腰部，腰缠万贯。兵的腰部只缠着一根军用皮带，更何况老曹又长得那么丑。大家戏称他为“西部第一童男”。老董个人的事引起

了组织上的重视,领导以命令的方式责令老董休假的目的就是找对象,找不好就不允许回部队。同时让每个休假的兵都带着为老董找对象的任务。假期满了,老董如霜打的茄子似的依然形单影只地回到了泵站,不同的是他的怀里揣着一只小狗。他说那是他在路上捡到的一只被人遗弃了的快没命的小狗,说这话时他一脸救人性命的洋洋自得。此后



王宗仁,中国散文学会秘书长,《藏羚羊跪拜》作者。

这只小狗和老董形影不离,跟着他进食堂,甚至去操作间。在老董的精心喂养下小狗很快就长得像模像样起来。可是不久,狗就烦躁起来,没有半刻的安宁。显然它无法与孤独的老董为伴,便从泵站消失了。没有了狗老董又孤单寂寞地生活着,直至退伍离开高原。写一个“吹灯兵”的苦闷和孤独,即使他把这种苦恼写得再沉重,我也不会为之撼动。因为它虽然真实,但所反映的生活面和所抵达的人性深度还是不够的。只有在他重笔浓墨地写了这只狗,并亦步亦趋地揭示出“狗也寂寞”这个深层的意蕴时,我的心才被躲闪不及的重锤撞击得五脏六腑都疼痛起来了。也许老董一辈子都可能打光棍,尝不到女人的滋味。爱的尽头往往是冷酷到底。果真如此吗?

我从来不怀疑物质贫瘠的青藏高原在精神上处于贫瘠,更不会怀疑在文学上也处于贫瘠。我熟知那块高地,这不只是因为那块高地上有我的青春岁月和人生梦想,还因为他改造和成就了我。我常常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情返回昆仑山,我喜欢在落雪的冬天邀上几个战友漫步在阿尔顿曲克草原上,说不清是寻找什么还是在向往什么,只是想看看这块地方曾经怎样存在过,看看那些从这里穿行而过的今人

#### 4 带着氧气上路

和老人留下的故事。记得那是20年前一个夏天，多么干净的六月雪从天空飘落下来，雪光又薄又亮，滋润着高原的枯荣。就在这时候，我结识了写小说的杨宣强。我真的不敢相信一个不足20岁的小青年暗暗憋足劲写了一部又一部小说。虽然他正在寻找着突破口，但他浑身奔流着的热血使我感受到了他身体里潜伏着一座小型的文学冶炼厂。今天的杨宣强已经出脱成一个受人关注的军旅作家，他在高寒缺氧的高原写了那么多陶冶人情操、燃烧人思想的散文。读他的作品，我常常会想起高原的阳光，想起在海拔高处的雪山上寻求灵魂高度的高原战士。这也是杨宣强的散文带给我的特殊的魅力。他还很年轻，他将淋浴更丰盈的高原阳光，从一个高海拔奔向另一个高海拔！

2010年4月于望柳庄



# | 目 录 | CONTENTS

## 在高海拔的雪域寻找高度(代序)

王宗仁



### 第一章 纳赤台

融入 [2] 望孤单 [4] 熟悉与陌生同行 [11]

听泉 [16] 纳赤台的阳光 [19] 凝望 [22]

回忆一条河 [26] 车与路 [30]



### 第二章 昆仑山

一路向上 [40] 面向昆仑 [42] 大山小石 [51]

人是沉默的石头 [54] 与昆仑相约 [56]

愿望飘移 [60] 雪峰下浪迹的心 [66]

无话找话 [71] 游离在门窗后的目光 [74]





### 第三章 五道梁

前方的路 [80] 消失的兵站 [84] 风从远方来 [87]  
五道梁爱情 [90] 拜谒无人区 [94]  
最后的坚守 [106] 写在大地上的名字 [111]  
对一场雪、一株草好奇 [115] 尘飞扬 [118]



### 第四章 沱沱河

信仰高悬 [124] 一只不曾谋面的羊 [132]  
无水之河 [134] 老兵“耗子” [139] 奢望 [141]  
馒头 [144] 山无语 [147] 夜宿长江源 [154]  
仰视翔鹰 [160]



### 第五章 雁石坪

迈入藏区 [166] 简单 [169] 与雪山同眠 [173]  
孤旅 [176] 荒原无言 [181] 有性格的树 [186]  
独钓者 [193] 无事闲坐 [196] 四季沉寂 [200]

## | 目 录 | CONTENTS



### 第六章 唐古拉

雪野中的雕像 [208] 舞动的经幡 [210] 隐痛 [216]  
走过唐古拉 [224] 一座山与一座丰碑 [229]  
生命的高原 [232] 唐古拉绿花 [245]  
鹰的心灵史 [250] 穿越 [255]



### 第七章 安多

得到的与逝去的 [264] 怀着理想上路 [271]  
多雪之夏 [274] 迎着清纯目光远行 [281]  
远行的牛犊 [287] 氧气 [295] 棕熊远去的  
背影 [299] 谁的哈达遗落在旷野 [304]



### 第八章 黑河

雪落那曲 [310] 羌塘 [314] 绿草皮 [321]  
那曲白云 [329] 深夜飘飞的雪 [333]  
野驴狂奔 [340] 草原鼠在诉说 [346]  
看一座山老去 [350] 为荒野哀求 [3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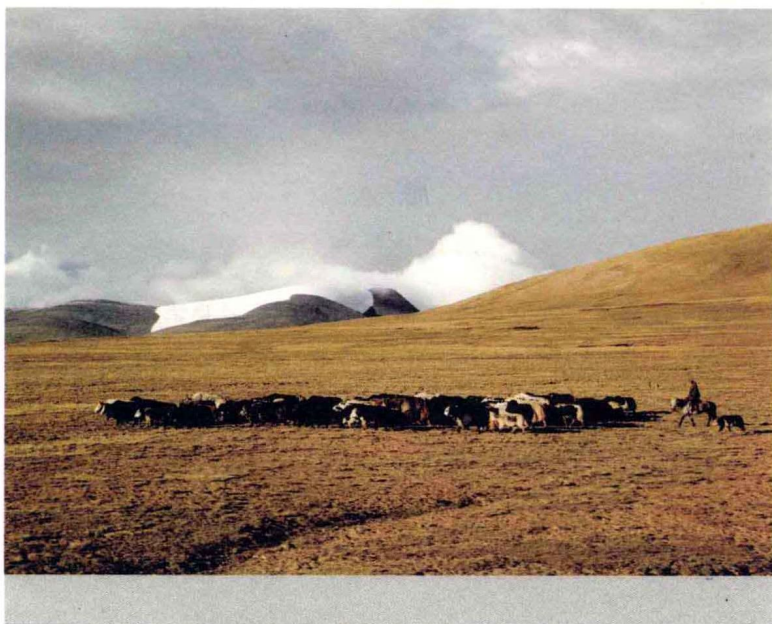
## | 目 录 | CONTENTS



### 第九章 当雄

- 牦牛在塔前沉思 [360] 天湖之水 [365]  
生命中有多少高贵 [368] 寂寞思绪 [372]  
沐浴雪峰下 [376] 穿藏靴的牧女 [380]  
羔羊转身 [384] 铁轨碾过草场 [390]  
海拔是一种境界 [394]

后记 [400]



## 第一章 纳赤台

*Di Yi Zhang Na Chi Tai*

纳赤台留在我记忆中的,是永远明亮的阳光。2008年初冬的一天,我站在纳赤台一处山坡上,任由风从远处刮来,风中的纳赤台,天空透明澄清,阳光金黄满地,我抬起因旅途困顿而有些倦怠的双眼,发现阳光正不约而来,早在不经意中浸染全身。

## 2 带着氧气上路

庙，合十长磕的虔诚香客……毫无疑问这些原汁原味的生活为文学创作奠定了沉厚的基础，但还不能说就可以进入作品。作者对生活的选择、质疑、思考至关重要。杨宣强脚踏实地地走在世界屋脊上，怀揣着他积累了数十年的高原军旅生活，不功利、不张扬、不雷同，而是神闲静气地感悟高天、山水、大漠和高原人组成的一个又一个特殊的群体。他总是以他独具的敏锐透过生活的表象抵达人生、生命、人性的最深处，发现平淡中的非凡，以文遣兴寄意，给人以躲闪不及的撞击感，愉悦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高海拔的雪域寻找需要心灵的高度”，他进一步陈述：“高海拔处的雪山净化着我越轨的邪念，冷却着我侥幸的梦想，高原是我心灵的故乡，是我情感的温床，是我灵魂的休憩处。”他这里所说的“净化”、“冷却”便是他的不少的散文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的诠释。

一个就要离开高原的老兵，临走时特意用军用挎包装了一捧泥土。他说要珍藏一辈子，要让那泥土的腥味、湿味、汗味永远熏陶他。杨宣强说这捧土的背后是无数年轻的生命永驻不醒。他写道：高原人最懂得爱和珍惜。在这个世界上，东西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也不会终生为谁所有，无论什么物质在谁手里都只是一个过客。东西始终静止着，而人却在旧貌换新颜地流动着。面对遗憾和苦难，他们一样热爱生命，一样深深眷恋这个世界，因为有遗憾，他们才追求完美；因为有苦难，他们更加珍惜这有限的年华。

高原泵站有个叫老曹的老兵，长得很丑，雪山把他的背压得似一张未拉的弓微弯着，紫黑的脸上皱纹像大山旷野里纵横交错的沟壑。老董当了15年兵，至今未婚，姑娘们在他身边总是稍纵即逝。她们爱好男人的腰部，腰缠万贯。兵的腰部只缠着一根军用皮带，更何况老曹又长得那么丑。大家戏称他为“西部第一童男”。老董个人的事引起

好的时光全部抛洒在这条路上。在行走中，我亲近了许多的事物，也自觉不自觉地遗失了许多事物，这是不是生命的宿命？在得到某些东西时，也在无形中失去了某些东西，在舍弃某些东西时，又会在无意中获得某些东西。我们的生命，一直在舍与得之间徘徊、前行。我在别处遗落和舍弃的东西，在高原和青藏线上轮回般获得了，这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每次踏上青藏线，冥冥中似乎总有某种蹊跷。没有人预先告知，没有刻意的安排，如同一阵难得光顾高原的暖风扑面而来，有些急促慌张，又有些腼腆羞涩。车一出格尔木，迎接视野的是天地的玄黄，山朦胧着苍茫，亘古的沉寂在继续沉寂！

老兵们把上青藏线执行任务亲昵地称为“上线”。上线的过程，是一粒沙子落入沙漠的过程，是一滴水滑落江海湖泊的过程。

每次上线，都有一种从容和解脱。从容是心境，是一种内在的感受，与世俗无关，与喧嚣拥挤无关。在缺乏生命的高原，所有的生命都如同闪电，让人惊叹并在激情与温暖中不期而遇，一群棉花样开放在山坡间的羊，一匹奔跑在旷野的藏野驴，一条混浊河水中无鳞的鱼，一只孤独立在电线杆上的乌鸦，它们生活在高原并从来不曾离开过高原，它们是高原的一部分，它们的静默或张扬是一种无声的宣告。它们让我感到生活的世界是如此安静。世界的安静其实就是心灵的安静，是灵魂的平和，是一只孤独的鹰有目标的飞翔。

多年来，我曾凝望那些层峦叠嶂的山和冰雪浩渺的河水，那时山只是山，水只是水，它们在按自己的路线和方式行走或沉默，而我按我的意愿和轨迹运转，我们并不相干。后来，我见到山不再只是山，水也不再只是水，我如同一块厚重浸骨的冰，在暴烈的阳光下开始消融，又如同一块高大不可一世的山，在年轮的风蚀中沧桑斑驳。如今，

山还是山，水还是水，而我却不再是我！

上线吧，抛开所有的功名利禄，忘却所有的烦恼不快。上线是火把，照亮心中最黑暗的地方；上线是约会，接待尘世间迷失的自我；上线是寻找，终年不腐的水和万年不化的雪让你成为真正的自己。

上线是心灵的召唤，是对灵魂的服从！

## 望孤单

远方的路上就他一个人，一身草绿色的迷彩军装，被强烈的紫外线烘得灰黄，褪色的衣服更接近沙土的面目，反而不易发现。我从车上跳了下来，把自己立在公路上。他扬着头，朝我看，开始向我移动。我知道，他会走过来。偌大的荒原，是他脚下的路。他手里有一把军用铁锹，不是扛在肩头，而是拖在地上，没有声音，只有灰尘。在高原行走，我不愿看见形单影只的人，任何一个，都似一块石头，一截木头，搁在人的眼里或心上，极不自在。

他远远朝我走来，身体轻飘飘的，如同风中一片单薄的树叶，那可是冬天最后一片树叶，从无果的枝头滑落？我的想像力无法穿透严冬，生活在冬天的怀抱，我无法知道冬天的样子，更无法去预设一个普通士兵的坚守或忍耐，但事实上，高原没有树，一棵也没有。树只能长在我的记忆里，长在我的睡梦里，长在我远方的故乡里，长在战士们土灰色的迷彩里。我看见他从沙石灰尘中走来，沿着没有路的地方，铁锹爬上了他的肩头，金红色阳光水一样浸泡着他，脸上是山一样的厚重、古朴，并不高大的身体来回晃荡着，似乎在跳一曲很别致的舞蹈。迎着逐渐清晰的脸，他在看似随意的行走中，显出某种忙乱

和紧张,呼吸声比脚步声更沉重、更响亮、更强烈,那是因为缺氧。缺氧的最大感受是不能自由呼吸,在内地被人忽视的氧气,在这里是奢侈品,庆幸的是,从格尔木出来,海拔虽然上升到3500多米,但感觉氧气并不特别稀缺。

上线前,我就知道,今天安排了巡线,安排和不安排,这都是战士们的本职工作。但安排了,就有些特别。当过兵的人都知道,穿上军装强化的第一种意识就是服从,没有服从就没有凝聚力,就不会有胜利。每一个个体的服从,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年代,整体的巨大力量来自于个体的服从精神。巡线是对深埋地下输油管线的巡查看护。因为管线里输的是成品油,那些作为能源的油料,在某些人眼中就成了液体黄金,他们如老鼠,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伺机打上卡子,装上阀门,接上管子放入油罐车里。金钱和利益,刺激着贪婪者的



它望着远方,不会因看不见将来而放弃现在,那眼神里有无尽的温存,时常不经意中打动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胃口，一叶障目，铤而走险，前赴后继。在漫无边际的荒原，战士们防不胜防，屡禁不止。和平时期，被动消极的防护是没有办法中最好的办法。2000多里的路，在飞机、汽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可以拉得很近，但用脚步丈量时，不身临其境，依然是无法想像的艰辛。

我看着他，一张年轻的脸，纯真的表情，上等兵军衔，浑身的疲惫。他开口说话，嗓子有些哑，语气很急促，夹杂着喘息，白色的雾气在嘴边萦绕，生生不息，如燃得旺盛的火苗。他喘气，好似要把心喘出来。他说，才走了十几公里，今天可能要到晚上才能巡完。我不慌不忙，用手拍了拍他的肩，静心等待，给他足够的时间平息负荷的心脏。我看见他还背着一个军用水壶，前后摆动的水壶似乎在大声喊，渴。我敢肯定，那里边的水早干了。高海拔，稀氧气，低气压，对水的需求太大了。人的皮肉、骨骼、血液，哪一样能少得了水呢。他望着我，等待我的吩咐。每遇这样的情况，我都不做声，感到话语多余，感到有些话说出来就是虚伪。他的脸有些发青，可能是走得太急的缘故。据科学测定，海拔每上升100米，大气压强就降低0.7千帕。事实上，压在他身上的，不只是一把锹，还有无形中的力量，那是自然强加的，是所有来到这片荒原上的人都要直面的。我只看到他一人，其余的人可能正巡到了山的另一边，大多时候，他们透支体力，大海捞针般寻找，为的是避免损失，减少浪费，维护一种正义。

这些年，在漫长的青藏线，我总能遇见一些孤单的身影。可可西里无人区、长江源地区、藏北草原……我的目光无一例外在他们身上停留。他们很孤单，寂寞，还有一些少年的幻想和伤感。有一些人在孤单中完成服役期就回到了故乡，而有的人则在孤单中成长为老兵，还有一些人走着走着就走出了一身的病。长期在低气压的环境下工作，容易导致内脏器官发生各种病变，肝大、心大、肺大、小脑萎缩。大高